

日蓮正宗的戰爭責任

序言

- 1、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態
- 2、關於扭曲、更改教義
- 3、為求自保，不惜犧牲信徒與同門之僧的日蓮正宗
- 4、日蓮正宗否定戰爭責任的主張
- 5、其他佛教各派對於戰爭責任的謝罪

結語

序言

1894年中日戰爭開始，直到1945年世界大戰結束，綜觀日本跨逾半世紀的戰爭可知，全部都是針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發動的侵略戰爭。

特別是1931年以滿州事變為起端，開始侵略中國；1941年底開始以侵略東南亞諸國為目的的太平洋戰爭，不知造成多少無辜的民眾被迫犧牲。

雖事過半個世紀，但這些戰爭的傷痕仍舊深烙在許多人的身心上。比起受創者，最應刻骨銘心的理當是興風作浪的幫凶日本宗教教團。

毋庸置疑，宗教根本使命是在於救濟每一位民眾以及實現社會的和平。可見這些本末倒置，助紂為虐的宗教教團其責任之重大。

基於此意，戰爭已經結束半個世紀的現在，當時扶持戰爭至今尚未表明責任，也未曾謝罪的教團，可說是不配稱之為宗教。

到戰爭結束50年的1995年為止，許多日本的佛教團體已經坦承戰爭責任、謝罪。但是日蓮正宗到現在仍未承認戰爭責任，更別說謝罪。

再從日蓮正宗第62世日恭法主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的1941年12月8日，向宗內所發布的：「奉祈戰勝這場前所未有的大戰」此「訓諭」可知，日蓮正宗如此向整個教團發布擁護戰爭的號令，光就此事實，已經足以令日蓮正宗無法推卸煽動戰爭的責任。

我們日蓮正宗青年僧侶改革同盟，自1992年結成以來，身為日蓮正宗僧侶之立場，坦率承認戰前、戰時宗門煽動日本軍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不但向佛祖三寶奉以懺悔，並且對世人由衷地表示謝罪。同時也在每年的終戰紀念日8月15日，以文書催促宗門最高負責人阿部日顯盡速表明戰爭責任，要求其謝罪。

但是直到今日阿部氏與現在的宗門完全無視我們的主張，不見任何反省與懺悔。非但如此，現在的宗門更加頻頻派遣僧侶到當時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諸國意圖布教。這類對煽動戰爭的行為既未謝罪，又想要在亞洲布教等等的僧侶，是不應容允許的。

我們決意今後將更加催促毫無反省的阿部氏及宗門坦承反省，以及對其協助侵略戰爭之舉表示謝罪。

基於邁向世界不戰的下半世紀出發之意義，在此欲匯整宗門在戰前戰時協助戰爭的實態，以再次喚醒社會廣泛正視日蓮正宗的戰爭責任問題。

1999年11月18日

日蓮正宗青年僧侶改革同盟

1、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態

在此，將以時間的順序追溯宗門在第二次戰爭中煽動戰爭的實態。當時宗門全宗一致狂奔於戰爭的協助，更進一步成為軍部權力的爪牙是顯然的事實。（●記號系說明當時戰爭的狀況）

● 1939年9月1日，德軍開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12月份的『大日蓮』的卷尾，曾以「總本山」之名刊登一則向宗門內部發出的廣告「新年杭拜之推荐」。文中提到：

「此新年(1940年)之開頭！正值聖戰當下之第三春，本宗之僧俗首要跪拜於本門戒壇御前，致以報恩謝德及皇威宣揚武運長久之至誠，希沐浴在此靈化下，以為期踏出充滿希望的新年……此乃實為肝要之事。」

最後以「事變下之慶祝，首要杭拜御戒壇」的「標語」為結語。

總之，宗門自太平洋戰爭發動之前，滿州事變之後，便宣稱為了祈求日本侵略中國的勝利，而勸誘信徒登山。這個廣告只做「標語」部分的變更，連續刊登數年。1943年的「標語」是「戰時下的慶祝，首要杭拜御戒壇」。無論如何，應是祈愿世界和平的一閻浮提總與的大御本尊，宗門卻向宗內煽動祈念海外侵略戰爭的成功。

● 1940年9月28日，日本為謀求「世界新秩序」之目標，於柏林簽署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日本首先與德國於1936年締結日德防共協定，翌年意大利加入協定，日德義三國在國際間形成法西斯陣營。此三國敵視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採取無視既成勢力範圍的武力政策，意圖建立所謂的「新秩序」。

1940年8月份的『大日蓮』中刊登宗門僧侶福重照平氏所寫的論文，竟以「他正是現代的英雄」，大贊德國的希特勒，甚至寫到「對此令吾人想到法華經『唯我一人能為救護』之御文」。原本所謂『唯我一人能為救護』意指，「唯一只有佛才能救濟民眾」，系用來歌頌佛的字句。福重照平竟視希特勒與佛同等而贊頌。

此外，同年9月份，柿沼廣澄氏以「新體製與宗徒的覺悟」為題，談到以下論述。

「日蓮大聖人，對於既有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宗教，以教機時國序之五綱批判，對此加以科學性的檢討，而採納如是本末究竟等之所謂全體主義之立場。(中略)基督教，已經期許合作，決定以新體製行動。佛教徒的我們也必須以某種形式加入合作。」

柿沼廣澄竟將大聖人的佛法歸類於「全體主義」，同時建議團結佛教各派，追隨軍國主義。

● 1941年，中日戰爭作最後掙扎的日本，企圖以侵攻東南亞，來打開僵局，而決定與美英為敵，於12月8日日本攻擊夏威夷真珠灣，掀起太平洋戰爭。長達三年半的戰爭舞台，幾乎都是在東南亞的陸地與海域，這場戰爭對於東南亞區域造成莫大的傷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戰之日，日恭法主發出「訓諭」。內容如下：

[\(參考資料 1\)](#)

「本日得知發表向美、英兩國宣戰之大詔，此聞令人深為惶恐感激。(中略)希各宗徒奮發起平素所鍛鍊之信行之成果，排除百難，堅忍持久，各盡本分，以期此前所未有之大戰，得獲全勝 訓諭如右」。

此外，同年年底，宗門對於軍事捐款有功受到肯定，早先獲得海軍大臣頒贈如下的「感謝狀」。

「感謝狀此次大東亞戰爭之際，為充實國防之旨，獲受贈捐款不勝感謝，茲具本狀以表深厚謝意。

1941年12月
海軍大臣 島田繁太郎
此致日蓮正宗殿」

進入太平洋戰爭後，為紀念開戰，每月八日全山在日恭法主的導師之下，共同祈念太平洋戰爭的必勝，並舉辦如下的活動：
「鍛鍊心身以期擊滅美英的富士登山」
「決戰精神昂揚布教師講習會」
「美英擊滅必勝信念昂揚之大會」

此外，宗門更在這段期間的『大日蓮』上刊載贊美戰爭的文章。
「生活即戰爭」(筆者名「法正房」)
「山本元帥與不自惜身命」(海軍中佐·清家岳三郎氏)
「加強防諜」(編輯部)
「增強戰力解放寺院」(編輯部)
「國民總進軍」(松本諦雄氏)

●1942年日本軍南下於各地同時進行作戰攻擊，1月2日於馬尼拉、2月15日於新加坡、3月8日占領仰光，在半年之內占領了全東南亞以及南太平洋的一部份。之後日本軍一直到1945年投降，不斷在東南亞各地大量虐殺華僑、強製募款、以及施行虐待民間捕虜等暴政。

『大日蓮』1942年1月份，充滿著鼓吹太平洋戰爭開戰的論調。例如在以「拜聞宣戰布告之大詔，迎接光輝元朝」為題的文章中，一開始就出現以下偏激的字句。
([參考資料 2](#))

「看啊！解放東亞民族解放的聖火已在亞細亞的一角燃燒。橫亙數世紀英美的桎梏，今已被吾大和民族之神鋒所搗毀，亞細亞十億民眾受英美緊扣之枷鎖已為吾神兵之刃斬斷。」

又於同月份的『大日蓮』中刊登日恭法主的新春致詞，在此介紹一部份。
([參考資料 3](#))

「於此處後方國民不分老幼男女，與挺身聖戰之戰士一樣，不沉醉于勝利，應再接再厲，以堅忍不拔的精神與如鐵石般的團結，各自堅守其崗位。興起大勇猛心。信心倍增，謹奉體大詔，祈愿貫徹盡忠報國之至誠。」

讀到此文，不禁令人感到當時的日蓮正宗，如同軍部代理機關一樣希望國民心向戰爭。

1942年1月，九州八幡教會的主管柿沼廣澄氏決定供出金屬製的佛具作為製造兵器的材材，並在教會的本堂舉行「佛具獻納供養」法要。此時，柿沼氏祈念「如要製成軍隊槍中的子彈，必定成為一發即中破邪顯正的子彈」，向御本尊祈念自己寺院裡的佛具能熔為子彈，一槍打死敵軍一般。

1942年9月，大石寺於舉行日寬上人會時，公然在富士學林的校內舉辦上野村青年學校學生的「槍劍術比賽」，而由理境坊的住持落合慈仁氏擔任裁判。這項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學生「不斷攻擊的氣魄」以刺殺「美英鬼畜」敵軍。

1942年11月，由於宗門擔任大政翼戰會的宗教報國組織的一環，於是在全國結成「日蓮正宗報國團」舉行國防捐獻以及僧侶、檀信徒培訓(灌輸擊滅美英的思想)、演講會活動。並且為了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甚至開設「婚姻相談所」。

1942年的『大日蓮』中有一篇題為「大東亞戰爭贈機命名式」的報導。內容是，包括日蓮正宗的佛

教各派，共捐獻八十萬四千三百十一元四十錢巨款，以作為購買陸海兩軍的軍用飛機費用。

並且於同年的9月20日，陸軍於所澤機場、海軍於東京小石川後樂園體育場舉辦「奉獻機命名式」，當時所舉行所謂“除鬼”“祝詞”“玉串奉納”“神符授與”的神道法要，日蓮正宗竟將這些內容刊登在『大日蓮』雜誌。

宗門之後也再三在『大日蓮』刊登「捐款以及軍機奉獻費的募款」報導，在雜誌上記載「信行寺住持檀信徒一同」「土浦教會主管者信徒一同」「木蓮行寺住持檀信徒一同」等捐獻者的姓名。如果有大額的捐款，軍方便會在機體上印上捐獻團體的名稱，當時宗門向信徒募集了許多的捐款，也傳聞想在軍機上印下「日蓮正宗號」。

1943年6月6日的《讀賣新聞》裡，報導了鈴木日恭法主參加山本元帥的葬禮，並發表以下的這番話。

“山本元帥的戰死，對國家來說是一大損失。山本元帥為了‘正義’而奮力擊滅英美敵人，若我們不繼承他這精神、護衛國家，就無法令元帥的英靈安息。在今天的參拜中，無法控制不難過流淚，回去后，我將竭盡所能，教育青年貫徹山本元帥的精神。”

[\(參考資料 4\)](#)

1943年11月的御大會上打出「美英擊滅必勝信念昂揚的御大會」口號，御開扉時除了祈念「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戰傷病將士痊愈」之外，也舉行現役軍人的演講、報國團干部的「有關猶太的陰謀」(報國課長·青山諦量氏)「正義日本應行進的道路」(庶務部長·渡邊慈海氏)等“布教演講”。

1944年1月份『大日蓮』第八版的最後，有位稱為「主管人員」，刊載一篇文章說：「我們需要隨時得以擊落他們(英美兵、筆者注)腦袋瓜的機械」。

1944年1月，將聳立在大石寺境內的巨木，供出軍用。報導提供巨木的『大日蓮』的文章中談到，若此巨木「能化為快速運載皇軍兵糧戎器的船舶，代佛行道，掃射敵艦，此老杉即為翼贊勝善奉行天行，行本地地心的大菩薩。」

1944年1月13日的《靜岡新聞》報導了當時的情景和日恭法師在伐木儀式時誦經的照片。

[\(參考資料 5\)](#)

而且，大石寺不但供出寺內的巨大樹木，還召開宗會議員會議決定將山門和本堂的銅製屋頂供出。1944年1月14日的《靜岡新聞》裡報導了這一消息。報導中這麼寫道：

[\(參考資料 6\)](#)

“在蒙古入侵時大聖人曾一語道破，呼吁‘舉國一同面對國難’，檢討身為應喚起全國人民支持‘統一全國力量取得戰爭勝利’這國論的大聖人門下應採取的行動，並以希望‘將更多的子彈送往前線’的理由，決定將山門和本堂的銅製屋頂供出。”

1944年4月的除虫法會上，以宗務院之名，發布以下公告。

「宗內一般

總本山靈寶御除虫特別法要之儀式，本年不舉行，改已於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之一周期間，執行如左記之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之大國祈禱會，僅此段為公告也」。

當時宗門如此把日蓮正宗宣揚大聖人佛法意義的二大儀式「御大會」、「御除虫會」，擅改為祈求「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的儀式。

時至1944年12月，朝鮮義勇軍的農耕隊來到了大坊。所謂的義勇軍只是名字而已，其實是來自被日本殖民，受到半強迫動員的朝鮮人。他們受到日本將軍的命令，被迫強製勞動。

1945年2月21日，日蓮正宗發出舉行大國禱會的公告，為快吃敗仗的日本祈求戰爭勝利。光就此事便可知，日蓮正宗直到最後舉宗支持戰爭。此篇公告文如下：

「宗內一般

總本山靈寶御除虫特別法要之儀式，仿效前年度之例，於四月一日至同月三日之三日期間，執行如左記之聖戰必勝國威宣揚、皇軍武運長久、敵美英擊滅之大國祈禱會，僅此段為公告也。」

綜觀以上宗門對戰爭的協助實態可知，當時的宗門是如何積極協助日軍擴大戰爭，此時宗門的立場分明是「幫凶」。僅就上述煽動戰爭的事實，看日蓮正宗如何推卸戰爭責任？

2. 關於扭曲、更改教義

1941年8月20日，日蓮正宗在以鈴木日恭法主為中心召開的「上老會議」上，決定了「接受神札」「刪除御遺文」「禁發御書」「改變觀念文」「禁止使用本地垂跡說」等事項。這些都是當時的宗門害怕治安當局的彈壓，唯恐「佛本神跡」(佛為本，神為跡的思想)會造成否定國家神道，因此更改了「佛本神跡」的相關教義。具體上，有以下兩大改變。

(1) 刪除御書要文以及禁止發行御書

日蓮正宗中樞眼見日蓮宗身延派等宗派在1941年8月遭受內務省的壓力，決定禁止發行、使用靈良閣版的御書，以及刪除遺文，深感危機重重。於是選擇配合日蓮宗的步調。

而將教示大聖人為末法御本佛的「日蓮為一閻浮提第一聖人」(御書974頁)等御文，以及刪除十四處視國家神道絕對存在的天照大神、國主為「小神」「佛的隨從」的字句，並且在當時教學部公告「於法話講演等，不得引用」，一切嚴禁使用、論及。

此外，1941年8月24日發出的院達中以「有關御書發行事宜」為題，提到御書是配合鎌倉時代的國情所寫的內容，而在現今的狀況使用時，擔心令人「誤解宗祖大聖人之尊皇護國之精神」，所以採取禁止御書全集的發刊之措施。

1941年9月29日，教學部指示刪除的御書文句部分如下。

([參考資料 7.8](#))

1. 日眼女造立釋迦佛供養事(御書1187頁)

「一切世界諸國為主之人，皆是教主釋尊之垂? 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薩，其本地是教主釋尊。」

2.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0頁)

「為此日本國一切眾生，釋迦佛是主、是師、是親也。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王九十代之神及王，由是釋迦佛之所從，何況是其神、王之眷屬等耶？」

3.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0頁)

「又，日本國天神、地神、九十餘代之國主，並萬民即有生之屬，皆教主釋尊之一子也。又日本國天神、地神、豬王、萬民等，能辨別天地、水火、父母、主君、男女、妻子、黑白等者，皆教主釋尊作之師所教也。」

4.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4頁)

「如斯之佛，王臣、萬民俱應重之如父母、崇之如神明。」

5.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此大科，次第累積，人王八十二代之隱岐法皇，及佐渡之院等，竟為相州鎌倉之義時所取代，是尚不及於其相傳之家人者也。三皇分放各島，長日悲嘆，終則分滅於其地。其魂作惡靈，墮於地獄。」

6.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現身致受其所從之攻，而後生墮於地獄。」

7. 妙法比丘尼御返事(御書1411頁)

「此是較隱岐法皇盡滅福報之罪，超過百千萬億倍之大科，限於鎌倉矣。既有如此大科，天照太神、正八幡大菩薩等之天神、地只、釋迦佛、多寶佛、十方諸佛，一同咎之，鄰國有聖人。命於大王集萬國之兵，圖懲日本王臣、萬民。」

8. 日女御前御返事(御書1243頁)

「以及日本國守護神之天照太神、八幡大菩薩、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眾神，全部大小神只等，有體之神均在列，其餘，用之神豈有遺漏之理。」

9. 乙御前御消息(御書1221頁)

「能弘法華經，死時遺體更重。遺體重，亦其有利生也。既有利生則宜有如今之八幡大菩薩之受齋祀。其時，供養日蓮之男女，當如武內、若宮之人崇重矣。」

10. 種種御振舞御書(御書919頁)

「所謂天照太神正八幡等，於此國雖為重要，對梵釋日月四天而言，則為小神。」

11. 種種御振舞御書(御書919頁)

「太政入道、隱岐法皇滅亡也以此。此則是教主釋尊之使，更非彼等所可比擬，天照太神、正八幡宮亦當俯首合掌伏地者也。」

12. 聖人知三世事(御書974頁)

「日蓮乃為一閻浮提第一之聖人也。但上至一人，下達萬民，一同輕毀日蓮，加刀杖於身使其流罪，故梵釋日月四天，命鄰國逼責此謗法者也。」

13. 下山御消息(御書363頁)

「守護日本之天照大神、正八幡等，對如斯之國豈能為救。須急加予治罰，力求得免自科也。」

14. 五人所破抄(御書1615頁)

「若宮八幡亦百王鎮護之大神，日域朝廷之本主。雖然，明神於佛前立謗國舍離之愿。」

(2) 更改御觀念文

日蓮正宗在1941年8月22日的院達中發布，本宗僧俗日常修行之基本的勤行觀念文，將改為以天照大神為中心主義的內容，以配合軍部皇國主義的推進。

[\(參考資料 9\)](#)

首先關於初座的觀念文

「謹謝皇祖天照太神皇宗神武天皇，肇國以來代代宏恩，並獻法味予守護皇國之日月天等諸神，盼能哀愍納受。」

諸天善神當中，先特意崇敬天照大神，再對代代天皇表明感謝之意，最後把其他的諸天簡稱為「日月天等諸神」了事。

同樣的，在二座、三座當中，對佛法僧三寶的觀念文只用極為簡單地表現方式，四座祈念廣宣流布的部分當中，特意插入「官民一體」「國威增輝」的用語。

以下引用二座以後更改後的觀念文，提供忤考。

(二座)

「為現當一切救護·妙法的曼荼羅·本門戒壇之大御本尊，御報恩謝德供養」

(三座)

「為久遠元初·內証本佛·南無日蓮大聖人、大慈大悲，御報恩謝德供養；
為血脈付法之大導師·御開山日興上人之御報恩謝德供養；
為第三祖閻浮之御座主·新田卿阿闍梨日目上人，御報恩謝德供養」

(四座)

「奉祈念我等弘法之誠意達九天，為一天四海廣宣流布·天長地久·官民一致·國威增輝。
某過去遠遠劫現在萬萬之謗法罪障消滅，現當二是大愿成就之」

(五座)

「為日本國中當門信仰之面面·內得信仰之面面·各先祖代代之精靈，追善供養菩提。
為某先祖代代之精靈，追善供養。
乃至法界平等利益自他俱安同歸寂光。」

如上述一般，害怕國家權力的彈壓，迎合皇國絕對思想的日蓮正宗，不惜歪曲大聖人佛法教義來配合煽動戰爭。

3. 為求自保，不惜犧牲信徒與同門之僧的日蓮正宗

戰爭中，日本國家權力修改治安維持法，將「冒瀆神宮或皇室尊嚴」列為刑罰對象。其目的是為了將宗教統一在國家神道之下，以便順利推動戰爭。

日本國家權力，以宗教統治的一貫作法，強製佛教各派接受「神札」。因此，幾乎所有的佛教教團都接受了神札，結果使得許多日本的佛教教團，迎合皇國絕對思想，而協助戰爭。

曾為日蓮正宗信徒團體的創價教育學會，牧口會長以及戶田理事長，持續表明拒絕迎合皇國絕對的思想，堅決反對接受神札。

對此，宗門方面，唯恐自己受到國家權力彈壓的波及，1943年6月召喚牧口會長至總本山，在日恭法主等人面前，由庶務部長強迫牧口會長接受神札。

但是，牧口會長等人毅然地拒絕接受神札。而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終至被逮捕入獄。

自從宗門命令創價教育學會接受「神札」的1943年6月起，當局便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不敬罪為由，實際展開對創價教育學會的彈壓及逮捕。

6月29日，二位創價教育學會的理事被捕，接著7月6日牧口常三郎會長在伊豆下田傳教時被捕。同一天，戶田城外理事長(當時)也被逮捕。

創價教育學會的干部一一被捕，直到1944年3月為止，共計二十一位受到逮捕。

而日蓮正宗的僧侶只有藤本蓮城一人於1943年6月16日，因為不敬罪等之嫌疑受到逮捕。

宗門由於創價教育學會的干部被捕而感到驚慌，對牧口會長、戶田理事長(當時)為首的干部發布禁止登山、信徒除名的處分，甚至藤本蓮城也受到剝奪僧籍的處分。

不僅如此，當時的宗門還派遣庶務部長等人，到拘留中而不在的牧口會長家裡，說服其家人規勸牧口會長退轉。

在僧俗淪入官憲手中的8月下旬，宗門竟召開教師指導會，指示各地方寺院的住持在各寺院祭祀神札。

創價教育學會的牧口常三郎、戶田城聖理事長，經由警視廳被拘留在巢鴨的東京拘留所。

當時偵訊的情形，非今日所能想像。受到的是非國民的待遇，不僅當事者就連家人也會受到牽連。而且，濫用刑法，不知何時才會被釋放，也經常因為食糧不足的關係，不是衰弱死就是餓死在其中。

牧口會長於1944年11月18日，死於巢鴨拘留所，在前一天17日從獨居房移進病監。據說牧口會長移進病監時，更換了內衣、襪子，端正自己的儀表。移進病監的途中，雖然兩腳無力跌倒，但仍拒絕看所獄卒的扶持，到最後還是一個人走進病監，一進入病監後就立即陷入昏睡狀態。

隔日18日早上，牧口會長在巢鴨拘留所的病監逝世。

牧口會長雖是死於獄中，但由此可知是自束整裝覺悟的死。

另外，藤本蓮城，於1944年1月10日在嚴寒的長野監獄中因衰弱而死。

就如此般，宗門舍棄了信受日蓮大聖人教法之僧俗，以迎合國家神道為盾，試圖逃避國家權力的彈壓。

4. 日蓮正宗否定戰爭責任的主張

日蓮正宗尚未承認戰爭責任，並主張沒有謝罪的必要。他們以宗門「時局協議會」為名發表『日蓮正宗與戰爭責任』關於「神札問題」的主張。在此稍做介紹，請各位察看是否正當。

(參考資料 10)

(1)「以結論來看日蓮正宗對戰爭的煽動，並沒有超過國民一般的感覺。並且，為了端正救濟一切眾生根本遵從的大御本尊以及一切眾生的信仰，為了不讓自日蓮大聖人傳承而來的秘傳教義，受到軍部的鎮壓與日蓮宗身延派的陰謀破壞，於表面上遵從國策，實際上這卻是無效的。」(『日蓮正宗與戰爭責任』)

(2)「守護御本尊一事，相信是為了人類幸福、世界和平的行動。而且就現時來看，那也是不得已的事，相信在當時那是適切的行動。」(同上)

(3)若是其他宗教滅亡，就為了一切眾生的立場，那是值得慶幸的。但若是日蓮正宗一宗毀滅，則將使一切眾生失去成佛的根據。如果把本門戒壇的大御本尊置於身延派之下，使血脈法水斷絕的話，一閻浮提一切眾生的成佛又該是如何？」(有關『神札問題』)

(4)「那是身陷難局，極盡苦惱的選擇，為了守護戒壇的大御本尊及血脈法水，應說是深慮之下不得已的行動。」(同上)

(5)「或許有人會認為，日蓮正宗的僧侶並沒有在戰後就戰爭責任的問題，提出反省的意見。但是，現任御法主日顯上人猊下在日蓮正宗勤行的根本『丑寅勤行』上，每日祈念世界和平。」(『日蓮正宗與戰爭責任』)

不用說，這些主張與日蓮正宗禮贊戰爭歷史的事實相違。如之前所說，日蓮正宗協助戰爭的實態，並不是一個高揭和平的教團，因無法承受外在壓力而禮贊戰爭，而應說是積極美化戰爭、推動戰爭。

而且，並不只是提高戰爭士氣，又協助其他佛教各派，為陸軍、海軍提供莫大的軍事資金，捐獻軍用飛機費用。這就不是「表面上遵從國策」「極盡苦惱的選擇」如此層次的問題。而是直接、實質上地協助製造兵器，這樣的兵器不知使多少人喪失了生命。這類附和惡魔的行為，是絕對無法抹滅的事實。

接下來，日蓮正宗這些主張的共通點，就是缺乏身為宗教者的自覺。特別是(1)「以結論來看日蓮正宗對戰爭的煽動，並沒有超過國民一般的感覺。」的這段話可做為代表。因為這句話不但表示他們覺得這是「以一般國民的感覺可被準許」，也顯見其身為宗教者必須引導民眾走向和平

的責任已蕩然無存。所以這句話等於是自己否定了做為僧侶的存在價值。

更且，他們為了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使用許多為了「守護大御本尊」如此輕而易舉的表現，但是這樣的理論，對於大聖人的佛法是否真的貼切呢？

宗祖的大聖人，進諫當時的最高權力者，也曾一度險些遭到斬首，二次被處以流罪。之後，當時的弟子們也遵照大聖人的精神，拼命地超越了難。更何況，大聖人圖顯大御本尊的契機，正是源自農民信徒的殉教。

當時的最高權力者的平左衛門尉屢次迫害大聖人，這樣的難也幾度波及弟子們。1279年，正在農耕的熱原農民門下20人，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被帶到位於鎌倉的平左衛門尉的私宅，受到拷問被迫放棄信心。但是，農民門下們不屈於拷問，絕不舍棄信心。結果，中心者的神四郎、彌五郎、彌六郎三兄弟被處以斬首刑。

以這些農民門下的殉教為契機，大聖人寫下「聖人御難事」宣告完成出世之本懷的「時」已經來到，而建立了本門戒壇的大御本尊。

端看大御本尊圖顯的意義，所謂「守護大御本尊」，不正是這種不惜殉教究極的信仰姿態嗎？我們確信其中必有著諸天儼然的加護，承繼宗祖信心的血脈。

況且，如前所述，作為軍部代行機關如此協助戰爭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如果被指為利用大御本尊圖謀正當化也無法反駁吧！

此外，如(3)所說的「其他宗教的滅亡，為了一切眾生必須歡喜。」這種自大、獨善其身的宗教，是否真的能夠作為引導世界走向和平的宗教而受人信賴呢？

居然片面否定戰爭的責任，又說出(5)這種幼稚的藉口，裝作無關己事的話，總有一天將會被世界的人們所唾棄。若說是在妨礙認真弘教的人，亦不為過。

日蓮正宗，這麼全面否定戰爭責任問題的原因，可說是與現在宗門的體質問題有很深的關係。

現在的宗門打出「法主絕對主義」，以便統治宗門內部。並認為順從法主就是正確的信仰，違背法主的人則為異端份子；應尊崇法主為「絕對無謬」的存在，批評如此絕對存在的法主，將被處罰。

試想若日恭法主承認其在大戰時贊美侵略戰爭，以及帶動全宗門積極協助的事實，又會成為如何呢？這就表示法主幫助了世界性的大量殺戮行為。這樣的話，非但會使法主信仰此宗內的神話瓦解，也會使「法主的權威」墜地。

因此對支持法主絕對論的現任法主阿部氏及寄生在他權威下的僧侶來說，對戰爭責任的謝罪，無非是一種自殺行為。

所以，以阿部氏為首的宗門中樞，全面性地否定戰爭責任，死守法主的權威。

若要讓日蓮正宗誠實地對戰爭責任告白，則必須要將問題的症結深入到教義部分。

5.其他佛教各派對戰爭責任的謝罪

德國新教徒教會於1945年10月戰爭結束後立刻認罪。內容如下。

「我們以沈痛的心宣告以下內容：

由於我們的作為，使得許多國民與國家受到無法言語的痛苦。(中略)我們要告發我們自己。告發沒有更大膽的告白，沒有忠實地祈禱，沒有歡喜的信仰，沒有燃燒自己的心地愛對方。」

在日本，1967年日本基督教團最先坦承戰爭責任。淨土真宗大谷派則在晚二十年之後的1990年4月，於戰爭犧牲者追悼會中反省、謝罪：

「事實上，本宗難以逃避五逆謗法之咎，如今再次悼念全體犧牲者之悲哀，在此真宗大谷派將表明曾犯罪順從協助戰爭之罪，以懺悔過去的罪障。」

1991年2月淨土真宗本愿寺派，在「我宗門對和平的強烈愿望要向全國、全世界徹底宣揚的決議」中提到，「儘管說是受到戰爭前、戰爭時以軍部為主的國家壓力，但結果卻是幫助戰爭，同時也對於故意巧妙利用真俗二諦論於教學中，導致淨土真宗迷失本質，就此事實，也應對佛祖致上最深的懺悔。」

之後，曹洞宗也於1992年11月發表謝罪。

1995年6月，金光教出版一本名為「戰爭與和平—迎向戰後五十年」手冊。其中談到「戰爭中，本教以為事關國家存亡而協助戰爭。但也因此剝奪了亞洲為中心等他國和我國眾多人民的生命，以及侵犯人權，使人們的生活受到破壞，對此由衷感到遺憾。」如此整個教團先表明對戰爭責任的反省，然後再以曾結成「金光教報國會」；在海外所從事的戰時活動；捐獻軍用機等積極協助對戰爭的實態為總結強調，那些行為並非屬當時一時之誤，而認為「那些責任要由現在作為信奉者的我們所負責。」

1995年6月東本愿寺對於亞洲造成言語難以形容的禍害，藉佛法之名讓青年赴於死地感到懺悔，全會並一致採納不戰誓愿的宗議會決議。於該宗門立法機關的採納決議，這在日本佛教界乃屬首度。

除了宗教團體以外，1995年6月明治學院的中山弘正學院長，更在約五百位的學生以及畢業生之前，以「明治學院的戰爭責任、戰後責任」為題，發表演講。其內容提到，愿坦承曾忤與戰爭此國家犯罪，以及於戰時學院長曾積極前往靖國神社忤拜之不是。並表明該大學「應在朝鮮、中國等諸外國人面前表示謝罪」，以為表示愿負戰爭責任。

接著中山學院長又談到「一想到成為學徒兵出征的學生們，作為一介教師讓人感到沈痛萬分。」「至少本學院指導者應該在戰敗的時候立即表示反省與謝罪。」「希望學生諸君們，不僅要認識戰爭的愚蠢，更要認清我國曾加害他人的事實。再以此作為與亞洲人們創造新時代的基礎。」

如此真誠的反省，才能打開亞洲的人心。我們青年僧侶改革同盟至今的主張，在糾彈有違民眾愿望的日蓮正宗的同時，也是表明我們每一位率直的反省、懺悔的心以及對於建設和平的決意。理由是宗教人士對民眾的痛苦、悲哀應是最為敏感的。

結語

自從結成青年僧侶改革同盟以來，我們在日本全國的地區與許多人進行對話，共同奮戰、擴大共感至今。除了學會員以外，也與不同信仰的人們進行談話，並且不僅於國內也與世界各國的人們結交友誼。

在進行這樣的活動當中，雖然還只是起步，但能夠在許多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各國當中，接觸到許多因為戰爭而受到生理、心理之苦的人們。

每當在各個地方接觸到屠殺的事實時，一種言語無法形容的悲傷與憤怒從身上的最內部宣泄而出，更真實地感受到戰爭是這麼恐怖狂妄的行為。在這樣的感受之后，又看到日蓮正宗對戰爭的協助應表示謝罪，卻一點反省的心也沒有，更令人從心中感到憤怒。

即使物理上的傷痕已經愈合，但是心的傷痕卻是難以撫平的。要使大地上所有的悲慘消失，而共同誓愿反戰，彼此約定對和平的行動而持續堅定的對話的，正是創價學會的同志。由於這樣的鼓勵，才能使每個人透過對御本尊的信仰而蘇醒。

但是日蓮正宗卻想借曾為信徒團體的創價學會在戰時反對國家主義，以及所從事的和平運動成果為靠山，自以為其協助戰爭的實態尚不為人知，無視戰爭責任的問題，意圖在亞洲布教。

總有一天，日蓮正宗必定會被追究其戰爭責任問題。到時看日蓮正宗是要選擇弘通宗祖御遺命的大法，還是堅守宗門一部份獨裁的權威呢？

到那時，如果日蓮正宗不肯公開承認戰時所犯的錯，那麼不論韓國或是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印尼等亞洲各國，是不會有人願意接受日蓮大聖人的佛法。

我們所擔心的是，因為無責任感的宗門幹部，使人們失去對大聖人佛法的信賴。不總結過去的歷史，則沒有真實的未來。所以，我們青年僧侶改革同盟決意在迎向第二個戰後的半世紀之際，繼續彈劾日蓮正宗直到其公開謝罪為止。

以上。
